

卷八

附錄

熱病

恭錄

恭

歷

亦星年五歲

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

不產星腦力訪而不

所俄遇一

門曰我有

瓜分一相遺舉家驚異

余

南史

風

其故量

以

尋

唐武宗有心熱疾百醫不効青城山邢道人以紫花梨絞汁

而進帝疾遂愈後復求之苦無此梨常山忽有一株目絨

實以進帝多食之解煩躁殊効

曆後續編

張子和治常仲明之妻每遇冬寒兩手熱痛口四肢有諸陽

之本也當夏時散越而不痛及乎秋冬水斂則痛

要言以

新案又入

有汗妄喜笑言飢痰涎不利舌強難言聲啞不鳴診得左寸脉洪大而有力量是邪熱客于經絡之中也兩臂外有數癰問其故對以然者所致曰君之病皆由此也夫人之十二經灌溉通身終而復始蓋手之三陽從手表上行于頭加之以火邪陽併于陽勢甚熾焉故邪熱妄行流散于周身而為熱麻胃熱則虫動虫動則廉泉開故涎下熱傷元氣而為沉重無力飲食入胃慄悍之氣不循常度故多汗心火盛則妄喜矣脾胃熱則消穀善飢肺金衰則聲啞不鳴仲景云此數之脈慎不可灸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君奉養以膏粱之味無故而加以火熇之毒熱傷經絡而為此病明矣內經云熱淫所勝治以苦寒佐以苦甘以甘瀉之

以酸水之當以黃柏知母之苦寒為君以瀉火邪壯筋骨

腎款腎急名苦以堅之黃耆生甘竹之甘寒瀉熱實表

此據

看草可五子味酸止汗補肺氣之不足以為臣多甘草

當歸之甘辛和血潤燥升麻柴胡之苦平行少陽陽明二

經自地升天以苦發之者也以為佐咬咀同煎清汁服之

更繆刺四肢以瀉諸陽之本使十二經相接而瀉火邪不

旬日良愈遂名其方曰清神補氣湯

或知方

張子和曰余向日從軍於江淮上一舟子病余診之乃五實

也余自幼讀臣經嘗記此五實之症竟未之遇也既見其

瀉二百餘行之前藥相兼而下其人昏困數日方已蓋大
疾已去自然卧憊不如此則病氣無由衰也徐以調和胃

氣之藥饒粥日加自尔平復也

五實者脈盛皮熱腹
脹前後不通脅悶也

蔣仲芳治蕭氏婦年二十餘素虛弱患熱病守一月一夕忽

死視之脈雖無重按尚存心口微溫曰似有生機即用竹

漚生薑炒心湯灌之下咽少頃微動細察之腹痛甚問其

大便云二十日不食亦不行矣以大黃一兩芒硝五苓桃

仁膏归各三錢与之衆駭曰素有弱症且病久何能堪此

曰更有法在強与之遂去黑物半桶即用人參五錢五陽

補之蓋以素弱急下後不得不峻補也調理日餘而愈今

連生三子此以匡因其虛而不治其實之悞也

熱病

樞密副使仰見斜軫妻有沈疴。易數醫不能治。耶律敵魯視之曰。心有多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瞋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于是令大擊鉦鼓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遼史 見說諸

上洋劉公遠至洞庭山治病者。已氣絕。劉曰。無恐。當即活也。但某今夜必欲觀劇。又所演必劇武。者從之。遂令以擅褥裹病人置場上。已而鉦鼓喧沸。則病者欠伸復甦矣。張氏 庖言 觀其治法。与前案頗同。則為病亦必彷彿。

燒存性吹入鼻中而衄止再以當歸龍薈丸方作湯一劑而脇痛止再診其脉弦去而浮數曰當以汗解蓋衛氣不共營氣諧和者當用桂枝湯以治其陽今乃營氣不共衛氣諧和則當用黃連解毒湯合白虎以治其陰使營衛和則得汗而愈也乃以二湯合並飲之先告之曰當戰汗勿驚也連進二劑果汗而愈

胡龍嘉六月病熱身壯熱自汗出大渴喜裸體診其脉弦大而虛萬為制一方小柴胡內摘柴胡人參白虎湯內摘知母甘草后下豉湯內摘淡豆豉共五味淡竹葉煎名三合湯一劑而愈

繆仲淳治辛衡陽銓部患熱病病在陽明頭痛壯熱渴甚且

嘔鼻乾燥不眠診其脉洪大而實仲淳故問醫師醫師
曰陽明症也曰然問投何藥曰葛根湯仲淳曰非也曰葛
根湯非陽明經藥乎曰陽明之藥表實有二一為葛根一
為白虎不嘔吐而解表用葛根湯今吐甚是陽明之氣逆
升也葛根升散故用之不宜宜白虎湯加麥冬竹葉名竹
葉石膏湯石膏辛能解肌鎮降能下胃家痰熱肌解熱散
則不嘔而煩躁壯熱皆解矣遂用大劑與之且戒其仲君
曰虜荊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二十萬則奔還矣又瀕曰
斯時投藥五鼓瘥天明投藥朝餐瘥已而果熱或謂嘔甚

此王嘉言案後
面有一案宜按上
隔有火而不能飲
冷則非實火可知

皆虛熱所致

升故嘔半夏辛苦溫而燥且有毒定非所宜又疑其不用
甘草曰嘔家忌甘仲景法也此案為陽明熱病用藥金針

繫子才治一婦人夏間病熱初用平調氣血兼清熱和解之
劑二三服不應熱愈甚舌上焦黑膈間有火嗽水不嚥診
之兩手皆虛微而右手微甚二七日內語語撮空循衣摸
牀惡症俱見後用四物湯加黃耆人參白朮陳皮麥冬知
母熟附子服之一二時汗出熱退次日復熱再服仍退又
次日復發知其虛劇也遂連進十服皆加附子而安

喻嘉言治王王原昔年感症治之不善一身津液盡為邪熱

所銷

究歸十年餘熱未盡去右耳之竅常閉今夏復病感

纏綿五多日面足浮腫卧寐不寧耳間氣往外能蓋新

耳中呵氣者
亦有時而仍閉不
得謂有毛阻隔
也

兩目中字亦何

熱與舊熱相心狼狽為患是以難于去體醫者不察其情

治之茫小中竅延至秋深金寒水冷病方自退然淺者可

退深者末由遽退也哈曰是血浮腫者肺金之氣為熱所

壅失其清肅下行之權也面腫可云是腫則未確卧寐不

寧者胃中之津液乾枯不能內榮其魂魄也語殊牽強亦

火浮也耳間大氣撞出者久閉之竅氣來不覺今病體虛

羸中無阻隔氣逆上冲始知之也然不外陰外病雖愈而

飲食藥餌之內調者尚居其半特挈二事大意為凡病愈

者明善後之法為蓋人當感後身中之元氣已虛身中之

虛清熱外更無別法當細審之補虛有二法一補脾一補胃如瘡病後飲食不能運化宜補其脾如傷寒後胃中津液久耗新者未生宜補其胃二者有霄壤之殊也清熱亦有一法初病時之熱為實熱宜用苦寒藥清之大病後之熱為虛熱宜用甘寒藥清之

此說極透

二者亦霄壤之殊也

人身天真之氣全在胃口津液不足即是虛生津液即是

瀉熱

補虛故以生津之藥合甘寒之藥而治感後之虛熱如麥

冬生地丹皮人參梨汁竹瀝之屬皆為合法仲景每用天

水散清虛熱正取滑石甘草一甘一寒之義也設誤投參

耆苓朮補脾之藥為補寧不併邪熱而補之乎至于飲食

之補但取其氣不取其味如五穀之氣以養之五菜之氣

以克之每食二間便覺津汗透將身中蘊畜之邪熱以
漸運出之孔何其快哉人皆不知此理急于用肥甘之
味以補之且下雜精米能旺心火不思油膩阻滯經絡邪
熱不能外出久之克養完固愈無出期矣前哲有鑑於此
寧食淡茹蔬使體暫虛而熱易出乃為貴耳前醫案中以
浮腫屬脾用苓朮為治以不寐責心用棗仁茯神為治致
餘熱糾纏不已總由補虛清熱之旨未明故詳及之

琰按寓意草中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處至于經絡牽強
庸亦復不少如此案謂感症後以甘寒清熱最得官聲

如參耆苓朮之類凡感症後津液不完多血虛宜地冬
梨竹之屬以感症多餘熱未清也何等明快然猶未免于
偏常見病以下多而亡陰瘡以汗多而耗液飲食難運多
由相火盛而真氣衰非大劑二冬二地投之多見其纏綿
不已也至其論面足浮腫臥寐不安心屬隔靴搔痒

陸養愚治凌比部藻泉暑月榮暵煩勞過度夜間頭痛如破
內熱如火不寐汗多小便短赤舌上黃胎右脇脹痛有謂
頭痛身熱宜散者有謂煩勞之後宜補者診之見其身熱
喘息語言間氣乏不止以息脈浮數按之不甚有力曰此
熱傷元氣也乃以河間桂苓甘肅飲加人參一錢服之片
時汗止熱減喘定能言再與一劑昏倦思睡次日早脈浮按

已平沉按弦而有力此浮熱已除內熱未盡故脇腹尚未
微痛也與當歸龍薈丸一鉢五分空腹服之而後進粥至
下午便通而色黑痛即收後以麥散調理而安

陸有愚治史洞庭室四月間患頭疼發熱脈洪數見于氣口

用清解藥二劑大約柴葛芩苓之類一醫謂頭痛身熱乃

太陽症而遽用柴葛不引邪入陽明少陽乎汗未得而遽

用芩苓寒涼之品表邪何由而解不特傳裡乎以正傷寒
論未嘗不

是用大青龍湯二劑病家止服一劑夜間遍身如蝦口渴

咽乾已有譫語矣明日又以非傷寒乃痛風也觀前說其
人亦頗悅

婦人繫之謂洞庭曰此陽痞也擾之益劇當以言寬諭之
果次言而止曰先用糖水法灌之勢便緩隨以白席加元
明粉荃連姜仁犀角數劑而罵詈此時或妄言知大便久
不去也以潤字九三不投之夜出燥矢約二十枚然譫語
猶未全止仍進前湯又以九藥二劑投之出燥矢數枚澹
便少許又三日方思粥飲以清氣養榮陽調理之

呂東莊治吳華厓館僮夏目隨役湖上感熱痞下痢膿血身

如燔炭

目是熱痞不治則下痢身熱為不治矣

曰此陽明病也不當作痢治視

其舌必黑而燥夜必不安言果如所言諺之則脉已散亂

忽有忽

十類狀

蝦游不可治也吳強之不得已用熟地一

兩生地黃冬當歸白芍甘草枸杞佐之戒之曰汗至乃活

夜來熱不減瀝語益狂悖服但血痢不下耳服藥後見微

少頃止診之脈已接續分明洪數鼓指曰今生矣仍

前方去生地加粳仁以平其山更減其無連服六帖其

家以昏熱甚每日求更方令姑忍定以活人還汝再診脈

始欽而圓乃曰今當為汝去之用四順清涼飲子加熟地

一兩六黃五鈔下黑矢數十枚諸痞頓愈越二日薄暮忽

復狂譫發熱喘急口渴此欬因汗也與白朮一兩

黃耆一兩乾薑三鈔甘草一鈔歸身各三鈔盡劑汗如注

酣卧至曉霍然已後有發時昂去以

其後在傳案多有也

楊乘六族弟患熱症六七日不解口渴便秘發狂踰牆上屋
赤身馳驟譫妄罵詈不避親疎履蓋盡去不歛近衣如是
者五日矣時楊以歲試自荅上歸尚未抵岬病人曰救人
星至矣問是誰曰雲峰大兄回來也頃之楊果至家人咸
以為奇視之良久見其面若無神而目瞪視其言動甚壯
勁有力意以胃中熱甚上乘于心心為熱冒故神昏而狂
妄耳不然何口渴便秘白虎涼膈等症悉具耶及訪其脉
豁大無倫重按則空驗其舌黃上加黑而滋潤不燥乃知
其症由陰盛於內逼陽於外雄壯勁有力乃外假熱而內
真寒也其陽氣大虧神不守舍元神飛越故先遇人于未
至之前遂以養榮湯加附子倍參仁五味白芍濃煎與之

一劑狂妄悉除神疲力倦熟睡週時方寤渴止食進而便通矣諸日補中益氣加白芍五味而痊

瑋按傷寒門張令韶注一而瀝妄發狂以聲且長數為實熱下之而愈此案亦壯勁有力斷為虛寒補之而愈第展案則脈伏全無為熱厥也此則脈空豁無倫為陽越也故臨症者尤不可執一端為準的也

朱湘波母病熱症痰盛喘急煩躁口渴如爛火上攻兩唇焦裂足心如烙小便頻數量安于擬用十全大補並送八味丸朱以時方盛暑又係火症不敢服招楊高之切其脈洪